

482
第二叢書

002275

獻給自然的女兒

高長虹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狂飈叢書第二

第三種

獻給自然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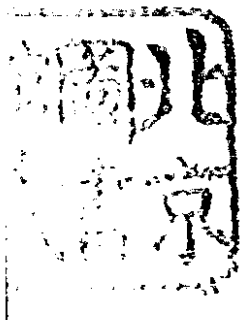
獻給自然的女兒

(一)

一個大圓，
無邊，却有限。
既已無邊，
何必又有限？

我立在地球的一點，
雖只是一點，
而也無邊，
而也有限。

我纔只第三次游海上，
她已像我的老侶伴，
人生如斯，
年齡何短！



詩歌也貴神韻，

365234

言有盡而意無窮，
意有盡而韻無窮，
與宇宙而永存。

我很悲哀我這次仍是獨行，
更怕獨行也永存；
我爲海謳歌，
不聞海和鳴。

我往前行走，
烏煙落身後，
烏煙無處歸，
隨風打跟頭。

我也有來處，
我也有去處，
有限而無邊，
來去無停處。

我願住海上，
東來復西往，
也如東風吹到西，
西風又吹到東方。

但我不願東風壓倒西風，
也不願西風壓倒東風，
隨天象而自在轉移，
大家都是風。

船行也在一點下，
點與點不分家，
水深波浪闊，
水上胸襟壯大。

可贊美，人類的材能，
造船海上行！
我願造一隻人類船，

通行海,陸,空!

兩岸林與田,
初入海時海水淺,
又復泥沙夾帶,
水穿着土的衣裳.

又復土化了我的想像,
也如在西山,
將以有待,
何必多瞞怨!

大沽口已在,
沽之哉,沽之哉,
獨駐大沽口,
玉人兒幾時來?

我也驀然,

想到此去辦週刊，
奇蹟新發現，
名之曰自然。

只望你早來編撰，
別讓我一人當關，
更不要心已應允，
啓事袖底藏！

人間第一個週刊！
美而善，精采而普遍，
愛與宇宙初次的再現，
讓我最後一次來自畫自贊！

連思想，語言都不得自由，
須在不自由中尋自由，
而只主客一致纔是真自由，
也如我行海上，海上行舟。

可惜,可惜難語於人間!
性相近而習相遠,
千樣人寰有千樣人樣,
相遠而相離,不得相親善!

昨夜雨淋淋,
我在雨中獨行,
訪友遇而不遇,
友在而已入夢。

今早又不回見,
期待也徒然,
只有淋淋隔夜雨,
多情滴到明天。

我不特被愛情苦惱,
我也常被友情苦惱。
更無論乎人情,

苦惱時我常彈一曲將歸操。

大歸只有死，
而我非厭世；
將歸終未歸，
仍因戀人世。

一切都戀慕，
是生別離苦，
我復戀慕別離，
更戀慕了一切的痛苦。

我也更戀慕了家庭，
乃至戀慕了蛇蝎與蚊蠅，
我乃至說，這一切，一切呵，
都是我的愛人！

愛中更別無仇恨，

我愛你們到終身，
愛到你們的終身，
乃至你們都報我以仇恨。

已是海上第二天，
我看見海的真面，
近水翻綠浪，
遠水不分霧與天。

醞釀美酒一天，
飲不盡，已醉我心顏，
醉了還飲，心沉入酒天，
赤如日，如日在天天爲滿。

綠浪平行而分衍，
白浪珠聯而遠颺，
而舒卷，如孔雀的長尾，
我最愛船尾的白浪。

霧散海分明，
日行至當中，
天與海，一線接引，
無端緒，只有稀少的浮雲。

我也愛浮雲，
也如愛海的千萬動，
也如愛海的千萬象，
而不失常態與平靜。

也如愛人的情懷，
雖時有雲翳遮蓋，
終歸一片青青，
形影無滯礙。

情懷如海！
大沒有邊界，
小沒有隙縫，

我從何處去來！

或許我將永在情懷外！

那我甯願忘掉那情懷！

如不能把我的身兒載，

一曲行潦非大海！

一隻鳥兒飛起，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忽然不見了，

飛入雲中去。

我爲鳥兒想，

人如一隻船，

也如我在人眼中，

只如幾塊洋。

無洋只得吃乾飯，

也免得菜色黃，
而今不比古往，
菜更貴於飯！

鳥飛着一個迴環的直線，
也如一個真理，一個思想，
飛在人心靈，
變做心靈，又忽然不見。

而又有影身存在，
別一隻鳥兒又飛來，
我也常在夢中飛，
醒時夢已無形骸。

明波向着日翻騰，
浪飛不上波之頂，
日在波中映。
日波新成朗且潤。

潤且朗，
波浪中的波浪！
水中日，日中水，
海天的精華蒼萃的一點！

使我贊歎，
贊而且歎，
又不願多言，
言多濃情淡。

但我如不言——
我又如何能不言！
言者心之聲，
不言心兒悶倦！

從海上到上海，
我已二次來，
如不爲自己做些事兒，

我也太不知自愛！

我願修身自愛，
更甚於利己派，
愛己而後施諸人，
不再把自己忘懷。

半年來人事多變遷，
使我又已老年，
非老於天真，
而乃老於經驗。

經驗又不能長我世故，
而只長我懶散，
我又要懶而不散，
於是而我乃勤於自獻。

獻我給自然，

因我是自然的影象，
獻我以我所有的一切，
給自然復歸本相。

我便是自然，
我包羅萬象，
我的懷裏抱着海與天，
波濤震霓兩乳間。

自然也有缺陷，
兩乳中一乳不常圓，
昨夜我也貪睡早，
未見月牙升海上。

波行浪花飛濺，
好個精緻的模樣，
還要我來裝點，
只怕我沒有那樣好文章。

巖石也沒有多遠，
世無仙山，
綠馬白鬃可願來渡我，
飛到巖下宿一晚。

傳說也與我作對頭，
成人不比小時候！
況且解人難索，
令我懷念那兩個老朋友。

寂寞了文字因緣，
一世幾人能對面，
笑而不言，
笑也有笑因緣！

雖然狂狷，
小子兮吾黨！
不知所以裁之，

裁之留遺憾！

求真實而走向誤謬，
不如任水自在流，
清兮濯纓濁濯足，
友誼得長久！

執柯以伐柯，
猶以爲遠，
到上海我纔走到安東，
也如人生的路綫。

我大笑仰天，
想起魯仲連，
他也又仰天大笑，
笑我同他一樣。

從中國到中國，

我路過朝鮮，
我不願說朝鮮是中國，
只是，笑也有笑因緣！

我已行過朝鮮的海岸！
我也願小住在朝鮮，
假如我再有幾塊洋，
只是，唉，住沒有住的因緣！

四圍都是青山，
只缺少一個太平天下，
我雖不生在朝鮮，
朝鮮也是我的家。

願地球上每一個角落，
踏遍了我的足跡，
尤其在無意中相遇，
有意外的歡樂。

我已不是少年人，
不再知眼淚何用！
我只剩餘着太多的歡樂，
生命盡時歡樂還未盡！

現在呵，我在想着惠特曼，
我的行為中有他的思想，
我不必再讀他的詩歌，
只恨我晚生數十年！

讀其文而不得見其人！
我願認識盡古今人，
尤其是那些生在將來的，
可是，時間呵，我被牠囚禁！

我也是歷史上的一個囚犯，
從某頁到某頁是我的房間，
我不能多聽一個人的聲音，

也不能多見一方寸的世面！

而我活着時候，
人們纔把我詛咒，
而我又不能攜去了所有，
留空名於死後！

已到了安東口岸，
聽說要停四五天，
裝貨是本色行當，
那怕人兒終老於此鄉。

我坐在船的頭頂，
穩聽見水聲，
遠近萬千水聲，
聲聲來相應。

那邊便是安東，

還隔着三十里路程，
過門不入，
恕我呵，我的芳鄰！

也不見一個異國的女郎，
我枉有這次的飄蕩，
心情實如此，
不是爲看女人纔坐船。

不如那個小村莊，
盡有我此時的所想，
滄海變桑田，
還保存着滄海的模樣。

爲了相親近，
我却走到遙遠，
遙遠中還得久停，
也如旅行的路綫。

我要到西湖去

西湖儲存着我的好情緒，

我的心兒常在西湖，

死時，西湖是我的墓地。

而我却走到安東！

他日，我又將走到日本，

走到印度、意大利、埃及，

冰島，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廣東！

我或將走到海王星、天王星，

我恨不能走遍所有的星星！

我還不能盡知他們的名字，

也如我不能數清我所有的血輪！

而我還需要什麼國家，

以及一個什麼世界！

我也不需要什麼天體，

那也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塵埃！

只有幾個朋友，
而仍不能相知，
不如舉目無親，
我獨游此異地。

相知真也太難！
須有相似的情感，
又須有相似的智慧，
又須有相似的經驗！

有的不相知而成為朋友，
也有的相知而反成怨仇，
有的對面不相逢，
有的聞名若故舊。

俯仰宇宙，

人生於我何有！

我既無所愧作，

又復何求！

意氣也已消亡，

一草一木，

人與鳥獸，

隨所遇而俱安。

齊物而等觀，

那管人間恩怨，

善惡且不存在，

更何論乎褒貶！

洋灰筒筒，

豌豆袋袋！

上下交代，

主宰了人與時代！

工作多單調
工人不怕煩勞，
猶自哼着歌兒，
猶自相視而笑。

這樣也許便要三四天，
一切都太相像！
我却爲何來，
不能早回孤山！

而我却爲何來，
必須早回孤山！
明日還須到江口，
江口還須停幾天！

地球只此一塊，
猶不知博愛，
而妄分畛畦，

此疆而彼界！

地球是最小的星星，
我纔偏在地球上生存，
而現在呢，又只生存在一隻船上，
猶不讓船自在行！

而現在呢，我生存在海上，
我生存在天上，
那兩個星兒可是我，
我的別名可是海王與天王！

天上沒有長虹星！
我久已想學天文，
我要給與牠我的名字，
當我發見了那顆最大的星星！

天文，還有數理，物理，化學，生理，

我也想學生物 歷史 地理，
還有音樂，圖畫，雕刻 跳舞，
我想，我自己是一個文化的總匯！

聽着鐵與鐵相擊鳴，
我在思想中也曾做過工人，
我想獲得了所有的經驗，
我想從苦難中創造幸運！

而我終歸是衆人中的一人，
我永不矜功伐能，
而卑以自牧，
置毀譽於不問！

而我仍想做人類的良朋，
我想是一切女子的愛人，
者安之，少者懷之，
一個教育家，又是養老院中的差人！

死時候,而我又只想,
照像送入博物院,
著作藏在圖書館,
並願一切人都把我遺忘!

過去都是滑稽的材料,
昨日的我被我今日笑,
老時候也如小時候:
死人不如生人好!

而我不說,崇拜死人還不如崇拜生人,
試問,什麼是崇拜的自身!
何如合之則成民衆,
分之則一個人還他一個人!

欺心者內疚
殺人者有罪!
成見與利害的衝突,

又不能應用於思想的分類！

雲影兒你將飛到那裏？

你飛到西北，

你飛到西方，

可能爲我愛人兒帶一個信息？

我在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

美麗而且和諧，

而只爲了愛人兒居住，

可能有鳳凰二次飛來！

我現在雖然飄流在荒海，

我的心情却仍然自在，

雖然東不見彼岸，

西也沒有故人招待！

如有人與我同行，

我何至如是輕身！
我從此將與羅曼斯永別，
步入現實的王宮！

都只因孤憤，
孤憤到而今，
如是栖栖，
栖栖了東西南北人！

羅曼斯也是一個古董，
只有現實常新，
要去現實中發見，
要在現實中完成！

而人們不懂，
難懂呵，這情緒的顫動！
神經過敏便過敏，
總強似感觀遲鈍！

人只知事實是一個曲線，
而不知情緒有更多的波浪，
而猶拿事實來批評情緒，
也如拿繩尺來權量靈感！

可惜，唉，小知何用，
大愚反是聰明，
我雖也常輕視那聰明，
但我不敢輕視那聰明的感情！

我於是在友誼中求得隔膜，
在戀愛中求得怨憤，
在世界中求得寂寞，
在人生中求得苦痛！

我猶不願意多說我的苦痛，
怕的是於己無益，
於人反有損，

我只告人以那可有的幸運！

雨兒又下了一天！

早是苦晴，

何爲濕我的行裝，

已是南方的氣象。

南方多雨，

北方多風，

風雨都愁人，

難得風調雨順！

我像一個公平的母地，

南方，北方，

都是我的愛子，

我何得歧視！

也如老少只是一個年齡，

老的也是人，
少的也是人。
何必妄分輕重！

噩夢不知做了多少，
醒來時纔都忘了，
我不願再在夢中演說，
只願意人們自己知道。

請，請不要相互利用，
便不會以爲人都在利用你們！
我便永遠詛咒這一個思想，
利用，利用，利用！

做了多少好夢，
一個也無存，
只有忙亂疲倦，
伴着我走出夢境。

今天還得停一天，
須待明天早上，
夜雨初晴，
天氣仍自淒涼。

三十年如一夢，
夢是真而又非本真！
至人無夢，
行爲與自然相應！

夢也是少年的華裝，
像一朵鮮花禁不得風霜，
禁得風霜年已老，
夢兒瓣瓣飛散。

自殺，發狂，頹喪，
幸喜我還強悍！
我握住了那最高的真實，

也只爲禁得夢兒的欺騙！

半年來沒有說話，

我像是一個啞吧！

雖然學會了吃糖，

卻也忘記了吵架。

我不願像金人三絨，

反願說出所有的語言，

當無人可以對話時，

也常與流水談天。

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

我看一語一意，

也如一個完成的作品。

一個創作從何時構思，

一個發明從何處啓示，
況復奇文共賞 疑義與析，
也是人生的樂事！

我已學會了幾種語言？
我的朋友都堆聚在何方？
願我的思想裝入各種的文字，
願所有的人類都常對面！

前日，昨日，今日，
安東，安東，安東！
工人們坐着小船去了，
我挾着滿心的冤苦相送。

他們都是朝鮮人，
明日個我也起程，
無物相贈與，
也做個秀才人情！

可是我們也痛苦，
且常被同國人欺負，
而又同行相妬，
而又人與人相食甚於禽獸！

人類是一個模樣？
只有弱與強，
無分惡與善，
以相爭而相殘！

超人不可多得，
獻身於全人類的幸福，
工作於勞動，科學，藝術，
向着一個最高的理想而馳突

我願有一個超人的時代，
人類如兄弟

地球一家，
取消了一切障礙！

三日的留滯，
去時反增我闊別情緒，
我臨着海兒灑了幾滴酒，
酒中也有人情寄。

海潮升漲，
甚似送我風一帆，
他日再從此處過，
我能否披露我的心腸！

他日又是那一天！
來路渺渺，
去路茫茫，
我又何從推算！

也如船上國事談，
“武昌公妻，
介石忠良，”
終隔着紙兒一張！

途中別久停，
久停忘行程！
不是大陸的特產，
海上也多風！

無風不起浪，
我雖生長在大陸，
也飽經了人生的波浪，
使我鬢兒斑！

早衰了少年！
歧路不必亡羊，
但直到而今，

我常走的是三角形的兩邊！

我不能夠達到我的理想，
從一條直線，
所以我畫了一個大圓，
我將停在圓的中心點！

進化無止境，
而人力有限，
一萬個跟頭，
打不出宇宙的手掌！

我的生命，
也如一陣狂風，
待到雨過天晴，
而我的生命已盡！

而我又須狂風中，

保存着那壯麗的人文，
我須在暴亂中保存着鎮靜，
我須保存着那和平的心境！

人問我：什麼是巫山！
我說：巫山在四川。
我答了又想：
巫山也在海上！

巫山十二峯，
我今登到第幾峯？
可是又有人問我：此地水多深？
水中有沒有神？

我說：水中那裏會有神！
可是我又想：是有神，
而且是一個女神，
而且，而且——是一個女神！

問者也自答其所問·

此地水無底深，

萬川朝會於海，

所以海底有神，名便叫海神！

我問他是那裏人，

想起莽原老鄉親，

我今已是出家人，

久與綠林無音信！

猶聽說：女人兮女人，

愛情兮愛情，

教授兮才子，

才子兮佳人！

古人說：神無在，無不在。

所以海中有山，

山中也有海，

而且有神,神是愛!

所以海有時在山,

山有時在海,

而又無乎不在,

而又無時不愛!

夜深水聲宏亮,

我通夜失眠,

牠叫了通夜,

叫得我肝腸斷!

飛洪擊船板,

可沒一滴濺到我身上! ,

我倒不怕淹沒了這個小房間,

也願在海中埋葬!

也願在愛中埋葬,

只是愛,她要我生還!

尋愛而得生,

愛也有愛因緣!

也曾有過一個女子罵我討厭,

也曾有,唉,女子也多輕狂!

雖然她仍在愛我或曾愛過,

唉,枉然,縱使再愛我十年!

沒有學會愛,

却早自誇經驗!

初次賣八卦,

早來在夫子門前!

說釀得美酒幾樽,

取時纔沒有一滴飲!

天真與尊嚴,

我願傳授了愛的四字經!

也有愛之璞，
玉在璞中藏，
不敢獻與人，
才美不自見！

人生的缺陷！
有大德而隱沒，
有小善而名揚，
有有因而無緣！

而也有美滿，
也有完全，
這些，我都已經驗，
而又不敢自謂已經驗！

虛懷若谷，
人生呵，你幾時纔得充實！
不充實中去追求充實，

我又何敢在驕客中自己滿足！

已是七日浪漫游，
明晚還停吳淞口。
怕此生不滿九十，
青春已到頭！

從清晨到清晨，
也不枉有此行！
也不枉有此生，
永久的青春！

現在也是清晨！
過去也是清晨，
未來也是，
一切都在清晨中！

而且，清晨出太陽！

我願一切人都像一顆太陽，
願一切人都愛讀我的週刊，
而且，讀時都一樣地心怡神曠！

而且，愛成癖，一讀而百讀不厭，
如工作，又如游賞，
又如看自己的臉面，
面不同而心同時看！

而心同時想，
聯綿一線！
而更忘其所想，
並忘其所看！

並忘了我的週刊！
只餘着自然，
人生，愛，真與美，
以相輔而遞禪！

並願一切人都返於自然，
同歸於同源，
又像積陸成山，
衆水匯入海洋！

不再有我，你，他的區分，
也沒有她，牠，您，
也沒有國與種，
乃至於學派，主義，世紀，地與星！

也沒有理想或實行，
自足或運動，
嫉妬，偏愛，憎恨，
傲慢，驕矜，善惡，利與名！

我坐送夕陽出海外，
我想着一個新的時代將到來，
地球上的事物都變成常識，

學校建築在天文台！

只有空間，
沒有時間，
只有從此到彼，
沒有今來古往！

有已知與未知，
而沒有新舊！
遙望霞光一縷，
便是日落處。

陰雲割據了星的天，
也因我未曾早立雲頭上！
只餘依依兩顆星，
猶自繞日邊。

瑞象入森羅，

海聲起夜歌，
船也笨而重，
爲我舞天魔！

汝既爲我舞，
我亦爲汝歌！
我歌天上天，
汝亦魔中魔！

豈不愛我歌，
曲高人寡和！
同得一截路，
知汝世故多！

霞退日已遠，
新月雲中見，
意態清且閒，
冉冉步幽光！

汝來何遲遲，

久待生疑畏！

爲我一再彈，

逸興壯思飛！

去去不久停，

冷我夢中魂，

也如初相識，

交淺情未深！

不怕別離遠，

尋尋欲何之！

留得心音在，

天涯共此時！

不如不相見，

反悔夜眠遲！

眠遲眠不得，

輾轉費尋思!

不如早入夢,
雙雙戲海隅,
仰頭望明月,
低頭有汝俱!

天兒知人意,
牠也愁眉皺,
曉日深藏,
雲霧鎖海周!

雨意悠悠,
欲落未落時候,
還待夜晚,明早,
又要我雨中行走!

飲了幾口汾酒,

路到盡頭，
酒也餘最後，
又上心頭。

此後我想不舉杯，
只飲情中酒，
舉杯愁更愁，
情到清醇忘憂！

身又何有！
明晚我又宿何處？
灘上可還有夜游者，
誰可還是我的朋友！

霧兒越裹越厚，
分不出來去路，
風浪又如此，
莫不破釜更沈舟？

一個濃白的屋頂，
小巧的冢形，
船兒籲籲着，
唉，在其中！

不能出去，
又不能停留，
無處藏躲，
又不能逃走！

上有覆蓋，
風浪又海底來，
汽笛鳴鳴，
叫斷了聲帶！

我登上船頭四望，
什麼都望不見
他倆也茫然，

又拿起千里眼！

誰能摘取一顆太陽，
掛在天中央！
我也是太陽，
只是，唉，而今不發光！

我願沈海西，
明早升海東！
我願霧上行，
不照霧中人！

我肚兒飢餓，
身兒困倦，
英雄氣短，
兒女情長！

縱然此地海水深，

也比不得我情兒一半！

縱然人都沈淪，

我的情兒無恙！

霧宿何處？

海沒有名字！

不如不近岸，

夜夜海中居！

不知明日事；

我忘却了一切的距離！

海也像做着夢兒，

精靈長相對！

(二)

已說不舉杯，
纔又日日醉！
你不在我身傍，
愛呵，除却酒鄉，
我該到那裏！

一走到街頭，
詩兒水樣流！
如必留些字痕，
愛呵，一起途程，
幾次停中路！

這兒中國地，
也像客中歸！
走遍兩地一方，
愛呵，無處尋訪，

遠人回未回]

人兒燕飛天，
花兒肉裏香！
都不得到心中，
愛呵，見景生情，
我在把誰想？

在時我假寐，
來時人已去！
借得荊州不還，
愛呵，往事般般，
可願從頭數！

涸了井底天，
繁星雲外懸！
新屋尙未落成，
愛呵，風雨飄零，

何處定前緣

✍ 林 夕

(三)

愛呵,你要打點了!

你如不能保護我,

你便是不愛我,

而且,我將要——

唉 將要怎樣,

我如何能知道?

也曾有一個詩人

愛過了一個詩人,

讓我們是一個勃蘭甯,

而且我願意是一個居禮,

也願意是一個高德文,

可是,愛呵,你還須小心!

又何必假冒古人!

只讓我們是一雙兒童,

而有成人的本領，
所有的有本領的成人，
而又仍然是兒童，
有兒童的博愛與天真！

可是，愛呵 你要打點了，
你還須小心了！
如你不能保護我，
人家將要——
唉，將要怎樣，
我如何能知道？

(四)

湖波是那樣盪漾，
在我的全身中盪漾，
血液的循環，
神經的震顫。

我沒有過這樣康健，
像一個宇宙。

我看見了我自己，
也便是看見了她，
遠別也如覲面。

你現在是在做着什麼，
我的愛呵，
你如何不說話？

音樂更好似言語，
我不需要去聽，
而已全心領會。

她在說道：
我的愛人兒而今在那裏？
什麼時候纔再得相會！

我自己沒有一定的地方，
當誰想我時，
我便在誰的面前！
或者我現在住在呵，
在那湖海之間！

唉，我住在湖心的一座樓上，
叢樹遮住我對面的小山！

樹葉迎風作濤語，

遮不住我心乘風的波浪!

波浪呵乘風，
爲我載一隻船兒，
我將遠行!

行行至遠道，
可還須繞一個灣兒，
送我到青島!

風兒隨行，
浪兒暫別，
到那海濱的旅舍，
問今早可有個新來的游女
在這裏停歇?

便沒有工夫，
如何把幽會擔悞?

請告我一個信息，
我將再到別處！

心湖盪漾，
路兒還有多遠！
一樣的飄泊，
爲甚又離散！

(五)

昨夜我夢見你。

在渺無蹤影了的早上，
我凝望着樹葉沈想，
牠應着我的心偷偷地跳動。

昨夜我夢見你。

一輛馬車從我的門前過去，
載去了你的父母兄弟，
在我的房裏只留下一個你。

昨夜我夢見你。

道路泥濘，
我們在城外攜着手兒走着，

你忽然哭了，不知道爲了什麼。

昨夜我夢見你。

天也有天的眼淚，

地也有地的眼淚，

我只擔心着你的眼淚。

昨夜我夢見你。

小河自在流，

湖水因風皺，

我只在關心着你。

昨夜我夢見你。

適纔的知心語，——

我百般猜想，

也找不出一個緣故。

昨夜我夢見你。

我知道你在愛我，
尤其在這時候，
但是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

昨夜我夢見你。

雇一輛洋車好呢？
雇一輛馬車好呢？
我問：可否坐一輛洋車回去？

昨夜我夢見你。

你的心情不自在，——
『當然坐一輛馬車！』

但我知道你這時更在愛着我。

昨夜我夢見你。

送你回去了，
我到小舖裏買了一盒紙煙，
打開時我看見一封家信。

昨夜我夢見你。

因為世界是大的，
而人想把牠縮小，
我又做了這個夢。

昨夜我夢見你。

醒來時我纔像入了夢：
在大的世界中，

我找不見我的小世界。

24, 6, 西湖●

(六)

世界是我們的：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地球。

春爲我們而去，
夏爲我們而來，
永新，爲了我們，
這滿足的現在。

天北也是星星，
天南也是星星，
遙遙相望，
爲了我們。

深夜的繁音，
衆口同聲，

爲我們祝福,歡頌。

24, 6, 四湖。

(七)

噩夢都已過去了，
只在不朽的歷史上，
留存着美麗的傳說。
一切，當牠在未來時，
或者在過去，都是美麗的
唉，難有的是這美麗的現在！

我的生命是藝術，
我的現在是美麗的，
但當牠們過去時，
纔成了噩夢，唉，噩夢，
雖然過去了，
也是美麗的傳說。

富於夢者貧於現實，
富於個人者貧於羣集。

一個永久的清晨來了，
不是屬於我，
而是屬於人人，
從修養而創作了一個世界。

這不是我個人的能力，
但是，唉，我的同行者，
你將去而復返嗎？
沒有疑懼，
沒有騷擾，
我們纔展開了這一卷奇蹟！

一卷至於無數卷，
奇蹟永遠是未完，
但是，要續作，
不作將中斷！
唉！我的同工者，
為什麼凝神不語呢？

我沒有悲哀，
便是在現在，
因此，樂園裏
我們最先來。
但是，我的同心者，
如何兩分開？

29，6，西湖

(八)

沒有雨聲了，
也聽林浪濤濤，
縱然秋色清，
不語自蕭條。

一年一度夏天，
忽忽又今年，
莫問果兒消息，
有花未曾開放。

別處桂花滿枝，
這裏桂花含蕊，
她猶在含蕊，
不怕誤盡花期。

去年開花未歸來，

今年開花費期待，

便到花開了，

人兒又何在？

12, 9, 西湖。

(九)

戀愛別藏在心頭，
人別幽居小紅樓，
隨身挑在花籃裏，
四處儘遨遊。

行時把花兒散，
住時把歌兒唱，
相尋遍地球，
相遇回天上。

1899，西曆。

(十)

日花山頭開，
情燄燃腺液，
靈思飛天外；
不作長虹雲裏耀光彩，
化作壁潮江上來。
『二十年來沒有這樣大
是有潮神在。』
潮神在山頭，
潮水江上來，
江上來，
行得倦了，
行不到東海。

(十一)

海風傳送來秋香，
說你曾把我尋訪，
我那時臥在海底，
你却尋到海上。

你的芳蹤幽渺，
我也無意尋找，
隨着那夢幻的中夏，
都從夢幻中飛掉。

到我從熱夢中醒來，
秋風已吹拂着塵埃，
反怕那富麗的情眼，
瞻盼這剩餘的形骸。

反怕那富麗的情吻，

接吻着我的瘦腮，
你正是雲中月滿，
我只可雲過月來。

山中人兮將歸，
我知道她的行期，
可是那行前的一晚，
她停歇在那裏？

是這樣的人寰，
是這樣的流年：
青紅皂白不分，
父母妻子離散！

天喬 劍波 合著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喬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周全平著

煩惱的網

實價三角五分 寄費加一

是書乃創造社中周全平先生最近的小說集。內容含有很好的精緻小說九篇，關於社會的，愛情的，都有。他有他特殊的作風，精細的描寫，益以動人的事實，凡是看見過他的小說的人，無不深深讚美的，現已六版，購者從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愛的指導者

三 絃

盧冀野作

定價三角

本書分爲三篇：一，金馬是寫戀愛與道德的衝突，女子貞操問題。二，T 與R 是寫三角戀愛，以散場爲最後的解。三，落花時節是寫純潔的初戀，最足珍惜的。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倪貽德 著

玄武湖之秋

實價四角 寄費四分

本書是新進作家倪貽德的創作小說集，是他對於新文學第一回的貢獻。他是一個青年畫家，俱有藝術的天才，所以他的文字十分美麗，本集所收，皆一時難得之作，實歡喜新文學的所必讀之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郁達夫著

沈淪

實售四角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沉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性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胆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出版

書名 獻給自然的女兒

著者 高 長 虹

發行者 趙 南 公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定價 大洋三角五分

郵費 外埠函購加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